

蜀

鑑

第捌冊

蜀

蜀鑑卷第十

西南夷始末下

吐蕃南詔為唐深患其憂不特以蜀也
天寶初分天下為十道劔南節度西抗
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統六軍屯十三
州之境關係亦重矣次第南夷之始末
而以吐蕃之寇蜀者附之

唐武德元年以西爨蠻弘達為昆州刺史

兩爨蠻自由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軌晉
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
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
爨烏蠻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
明珠隋末爨翫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
為奴唐高祖即位以子弘達為昆州刺
史令持其父尸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
遣使招喻其部落皆來降○曲州即漢
朱提郡升麻在漢建寧郡唐為郎州
州在曲州之側

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

昆彌即漢之昆明也以西瀾河為境即
葉榆河也雋州治中吉弘締通南寧至
其國說之來降自是歲與牂柯使偕來
武德七年以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
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

遠民患之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瀛河周歷數千里蠻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蠻夷悅服各遣子弟入貢上大悅命仁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

太宗正觀三年蠻酋謝元深來朝

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是歲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強

來朝詔以東謝為應州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牂柯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牂柯為牂州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為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寇服不同可寫為王會圖詔可

正觀二十二年西瀛河大首領揚同外等入朝

松外蠻尚數十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
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為鉅族皆
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
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躋之裔有
稻麥粟豆絲麻雉蒜以十二月為歲首
嵩州大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
暫附亟叛請擊之西瀾河天竺道可通
也太宗以梁建方犛蜀十二州兵進討

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
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
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餘衆
感悅西瀾河蠻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
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嵩州道千五百
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建方振旅還大
首領楊同外楊劔松外首領蒙羽皆入
朝授官秩

貞觀二十三年擊西爨蠻開蜻蛉弄棟為縣

爨蠻之西有徒莫祗蠻儉望蠻於是內屬以其地為傍望覽兵求五州隸郎州都督泉蠻地與蜻蛉弄棟接亦隸郎州高宗永徽元年郎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

蠻酋禿磨蒲等據險拒戰李祖皆擊斬之會大雪蠻饑凍死亡略盡孝祖言正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蜻蛉弄棟為州縣弄棟之西有水勃弄大勃弄二川常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瀾河相接人衆殷實多於蜀川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勅許之

永徽六年雋州道摠管曹繼叔破胡叢顯

養東魯等蠻於斜山拔十餘城

顯慶元年西瀾蠻酋長陽棟附等率衆內附

棟附與顯和蠻酋長王羅祁郎昆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衆來歸

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

於昆明之弄棟川置

咸亨三年以梁積壽為姚州總管將兵討

叛蠻昆明蠻內附

置殷敦總三州

永隆元年築茂州安戎城

吐蕃寇河源黑齒常之擊却之先是劔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羗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瀾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羗羊同党項及諸羗之地

東接涼松茂嶺等州南鄰天竺諸胡之
盛莫與為比

武后垂拱五年詔發兵自雅州開山出襲
吐蕃陳子昂上書諫

太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
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
以為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為盜
今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

必蜂起為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
得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西蜀之禍自此
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
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
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
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
道舉全蜀以遺之地蜀者國家之寶庫
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徒僥倖之

蜀鑑卷十
七
跽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
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况其成
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
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
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
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尪
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
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
蜀為戎矣既而役不果興

武后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內附

天授中遣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
蠻至是永昌蠻帥部落二十餘萬戶內
附

聖曆元年蜀州刺史張東之乞罷戍姚州
不納

蜀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跽險遠死

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東之上言以為姚
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
家開以為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
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
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廢姚州
以隸雋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
鎮亦皆廢省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
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遣御史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

九徵為姚雋道討擊使虜以鐵絙

居登切

梁漾濞二水通西瀾蠻築城戍之九徵
毀緬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

睿宗景雲元年姚雋蠻反攻御史李知古
殺之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
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

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
羣蠻怨怒蠻酋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
是姚雋路絕

玄宗開元三年西南夷寇邊遣將軍李立
道討之

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并舊
屯兵討之

開元十七年雋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
拔昆明及鹽城

開元二十六年吐蕃救安戎城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
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劔南節度使王昱
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
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
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
棄之貶昱為高要尉而死○安戎城在

今茂州見上注蒲婆嶺一名蓬婆嶺

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

南詔本哀牢夷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為

詔居姚州之西永昌之間東距爨東南

屬交趾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東北

際黔巫王都羊苴徐嗟切咩彌嗟切城先有

六詔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

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強

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

一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兵威

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

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城距龍尾

城十里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之大和

城也

開元二十八年復取安戎城吐蕃入寇

關中兵救之

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軍政
悉委副使張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
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以兼瓊為節度使
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開門納
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
將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蒞關中兵
救之吐蕃引去安戎改為平戎

天寶十載南詔反陷雲南郡劍南節度使
鮮于仲通討之敗績

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仲
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
子俱謁都督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
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忿怨發兵
反陷雲南取夷州三十二仲通將兵八
萬討南詔分二道出戎雋州至曲靖州
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仲通不許因

其使進軍至西瀾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歛戰尸築為京觀揚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不得已叛唐之故

天寶十三載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劍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

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瘡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天寶十四載南詔陷越雋會同軍

安祿山反南詔乘亂陷越雋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尋傳與驃

皆蠻名驃在南詔國南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長安上幸

陝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袵陷

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

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劔南西山諸州

亦入於吐蕃矣明年節度使嚴武破吐

蕃南部兵七萬拔當狗城又拔鹽川城

大曆十二年吐蕃寇黎雅州西川節度使

崔寧擊破之又大破之於望漢城

大曆十四年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

李晟等擊破之追擊於大渡河

南詔異牟尋新立與吐蕃悉衆二十萬

三道入寇一趨茂州踰汶川擾灌口一

趨扶文掠方維白塢一侵黎雅扣邛徠

關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諸將不能禦

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發禁兵四千人使李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坭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饑寒殞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

誘導使之來者牟尋懼築羊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初閣羅鳳陷雋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數十萬衆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斂重數又奪

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
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
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潛遣人因諸
蠻求內附韋臯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
之黨分其勢上令臯先作邊將書以喻
之微觀其趣

貞元四年雲南遣使入見

異牟尋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王

驃旁且等入見且獻黃金丹砂金示順
革丹赤心也德宗家之賜以詔書韋臯
令其屬崔佐時隨至羊苴咩城時吐蕃
使者亦在異牟尋夜迎之佐時宣天子
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遂與
佐時盟洗載書於西瀾水發兵攻吐蕃
使者殺之

吐蕃寇西川韋臯遣人拒破之

吐蕃亦蕞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
敢叛吐蕃亦蕞兵數萬屯於瀘北韋臯
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使
東蠻轉攻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
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越蜀之路臯遣黎
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
蕃於清溪關外○會川屬雋州即盧峯
關清溪關亦在雋州

貞元五年韋臯將兵擊吐蕃於臺登谷復
雋州

雋州邛部臺登之間有勿鄧蠻勿鄧南
七十里有兩林蠻皆謂之東蠻勿鄧直
夢衝為大鬼主數為吐蕃侵獵兩林都
大鬼主直舡時乞兵於韋臯以攻吐蕃
臯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
溪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

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為營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臈城二節度軍於北谷斬首二千級盡復嵩州之境苴夢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臯以兵召至琵琶川斬之

貞元八年臯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貞元十年劍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

詔加臯臯押追界羌蠻及西山入國使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五千人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遣使來獻捷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

先是貞元初李泌勸德宗和回紇且請
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曰雲南自漢
以來臣事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
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煩役重未嘗不
一日思為唐臣也其後常臯遺雲南王
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
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
家至是異牟尋遣其弟獻地圖上貢及

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
為冊使賜以銀窠印異牟尋北面跪
受冊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
笛工歌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
孫孫盡忠於唐

胡氏曰李鄴侯思杆吐蕃故力勸德宗
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
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為邊患然唐室

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為強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不強然後不召患於蕃籬之外矣

韋臯進南詔奉聖樂

驃國者在永昌南二千里西接東天竺亦與波斯婆羅門接拒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屬海北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韋臯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臯作南詔奉聖樂

貞元十一年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近雋州

貞元十三年吐蕃入寇雋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

貞元十五年吐蕃擊南詔及雋州韋臯與
異牟尋發兵禦之

貞元十七年韋臯大破吐蕃於雅州

吐蕃寇麟州上勅常臯深入吐蕃以分
其勢紆北邊患臯遣兵二萬分出九道
攻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大破吐蕃
於雅州轉戰千里拔城七遂圍維州及
昆明吐蕃救維州西川兵據險設伏
以待之虜衆大敗擒其將論奔熱維州
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南詔大破吐蕃於瀘水

韋臯屯重兵於雋州扼西瀘吐蕃踞吐
蕃謀以兵襲南詔以八萬人圍雋州臯
命部將武免等屯雋州約南詔有急進
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二軍攻
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雋州異牟尋先

欲攻東蠻臯報雋州實往來道扞敵數
州虜百計窺故嚴兵以守之東蠻庸敢
懷貳乎免接兵雋州雖南詔境亦所在
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
間誘瀘瀘諸蠻復城悉攝吐蕃險
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杜毗等
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又破之于瀘
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雋州患未艾也

文宗太和三年南詔入成都

異牟尋既死子尋閣勸立尋閣勸死子
勸龍晟立元和十一年為弄棟王嵯顛
所殺嵯顛遂專國政於是西川節度使
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戍卒反
為鄉導襲雋戎二州又陷邛州自邛州
引兵徑抵成都又寇東川節度使郭釗
兵弱不能戰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

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
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
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
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嗟顛自為軍殿及
大渡水謂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
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嗟顛
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
為鄉導以誅虐帥即誅之不遂無以慰

蜀土之心願陛下誅之貶元穎循州司
馬

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西
川節度使李德裕表其狀不受

南詔入寇蜀中殘弊西川節度使李德
裕至鎮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
裕遣維州刺史虞藏儉入據其城具奏
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二橋擣

西戎腹心是韋臯沒身恨不能致者也
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
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夫一
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
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失信怒
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
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
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

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
謀及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于
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會昌初德裕為相上疏云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
地入兵之踞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
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
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

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
虞於南踞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葦臯欲
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
數年雖擒論奔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
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內葺邊備其維
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
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
水棲雞等城既涉險阨自須抽歸可滅

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
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
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
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
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
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惻荅
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
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

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鬼各加褒贈詔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其後大中初杜悰
復取維州○維州今威州

司馬公曰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
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
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
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
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

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

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
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約信可
矣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
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
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
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
人所以要孔子者非信也取我故地乃

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
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
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
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
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
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
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太和六年李德裕築仗義禦侮柔遠城

德裕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
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
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
召習邊事者與之高訂凡虜之情偽盡
知之料擇州兵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
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器械犀利又
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緩則農急則
戰謂之雄邊子弟摠十一軍築仗義城

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
榮經椅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
復邛徠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
制歲杪運內粟贍黎雋州起嘉眉道陽
山江而達大渡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
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
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
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又奏遣
使詣南詔索所掠人口得數千人而還
上命德裕脩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
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
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
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
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時
壯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
成都有詔來年以歸蜀人恟懼德裕奏

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十人以鎮蜀且言
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
征戍若壯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
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
自增兵邠者蠻寇已迫元穎始捕市人
為兵約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
郭劉募壯兵僅約百餘人臣復召募得
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

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為清溪可塞臣
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踞有三小
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
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渡水北更築
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
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
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
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

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
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
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
安德裕又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
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
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
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
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
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
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臯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
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
縻之既而軍府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
利於賜與所從僭人浸多杜悰奏減其
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子

首龍立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三年南詔攻陷邕州寇雋州

杜棕上言南詔強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上從之會南詔寇雋州遂不行

咸通四年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咸通五年南詔寇邕州官軍陷歿

咸通七年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咸通九年建定邊軍於邛州以李師望為節度使

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從之以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

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帥望利
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
總六百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遂入成都

初南詔遣使來李帥望欲激怒南詔以
求功遂殺之朝廷徵帥望以竇滂代之
滂貪殘又甚於帥望故蠻寇未至而定
邊已困矣是八月南詔酋龍傾國入寇進

入雋州安再榮守清溪關蠻叩之再榮
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
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壘城奄至沐
源川竇滂遣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
殘十二月蠻詐為我敗卒至江岸呼船
以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凌
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凌雲
寺與嘉州對岸遂陷嘉州酋龍詐遣人

約和語未畢乘船筏爭渡竇滂單騎宵
遁再榮等進兵乘夜攻之蠻大驚引去
進陷黎雅邛州軍資儲峙散於亂兵之
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西川之民
爭走入成都所占地不過一席許雨則
戴盎以自茫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
而飲之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
魯共脩守備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

至眉州耽遣使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
行止只擊雅懷進軍新津盧耽遣使告
急于朝以紓一朝之患朝廷命支詳為
宣諭通和使蠻長驅而北陷雙流遣人
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
驃信蠻謂君王遂抵成都城下前一日
盧耽遣王晝至漢州訶援軍時興元六
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

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
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毗橋
與蠻戰不利退保漢州竇滂欲西川陷
沒以分其責每款留官軍不使遽進二
月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鈎
環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
蠻歛兵約和遣使迎支詳時嚴慶復以
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約和今雲

南乃圍成都則與曩日異矣且朝廷所
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蠻復進攻城
初韋臯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
無甲弩臯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
皆精利朝廷以顏慶復為東川接度使
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慶復至新
都蠻分兵拒之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
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楮以助

官軍呼聲震野蠻步騎數萬復至宋威以二千人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它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詣支詳請和亦依違荅之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仙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壘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僖宗乾符二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徠關節度使高駢追至大渡河大破之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黃景復俟其伴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景復陽走而設伏以待之蠻兵

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戢兵繼至新
舊相繼遂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
兵不至景復遂潰蠻乘勝陷黎州入邛
徠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為守備以高
駢為西川節度使駢先遣使走開成都
門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
來逃竄不暇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
積城中生死共處汙穢鬱蒸將成癘疫

不可緩也蠻方攻雅州聞之引兵去駢
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支吾所戡廊坊等
兵並乞勒還既至成都明日戢步騎五
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擒其酋長數十人
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徠關大渡河諸城
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
築城於沐浴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
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又

築成都羅城周二十五里凡九十六日而畢驃又遣僧景先說南詔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驃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先往驃信果迎拜信受其言○沐浴川嘉州接蠻境分兩路川在東南南踞清溪關在雋州

乾符四年南詔酋龍卒子德立請和許之酋龍嗣位以來為邊患始二十年中國

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弊酋龍謚景莊皇帝子德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十七朝廷既許南詔和無表但令督契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督契蠻官也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

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嚕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鄭畋盧携共議携欲和親畋不可携怒拂衣起骨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遂皆罷之初南詔陷安南勅徐泗分兵八百人戍桂州約三年一代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都押牙尹戡等用事成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戡兵所費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趙可立等作亂殺都將王紳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朝廷討之數年乃定黃巢於是繼起而唐亡

范正獻公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



原件短缺

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
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
已而民從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
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強至於
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
命其後龐勣之亂起於桂北之成黃巢
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官者蠱
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
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
國之亡蠻夷常為資是以聖王不重外
而輕內不勲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
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論曰漢武帝窮荒極遠郡縣四夷以一
時之侈心而基後世之多事彼固不知
三代聖王之盛德遠慮也南夷在蜀徼
外叛服不常而漢之威令足以震讜之

漢之官吏足以厭服之至於武侯而南
征四郡深入不毛將以絕後顧之虞非
特藉其資以給軍用而已王業偏安不
得已也然天威所臨至于今能使之禡
魄喪膽北面厥角不幸而為宋嘉季氏
竊據縱獠於蜀蜀人被南夷之禍者幾
三百年時無武侯而武帝開邊之患於
是乎慘矣至唐而鮮于仲通辱國喪師
蠢爾小醜遽有輕中國之心三入蜀境
而亂華之患與西戎北狄等惟我
藝祖遠法三代玉斧畫河不貪其土而
蜀於是鮮有腹心之疾凡我疆吏謹固
封圻壹是皆以砥礪廉隅為安邊之本
孰謂其不行於蠻貊哉雖百世而無南
夷之憂可也

蜀鑑卷第十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易坎卦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

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

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

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

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

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

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

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伊川易傳

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

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

大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之

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

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

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

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

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

大矣哉之意也白雲郭氏易說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

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

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

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
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
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
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
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

美哉山河之固此細也國之寶也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
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
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
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
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
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

也武侯曰善
通鑑
周紀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常熟翁同書買得此本於京師市上其價白金一流是書為汲古主人舊藏本後之人宜珍秘之
張全吾跋曰精處蜀按港溪當為李
錄古郭別跋內云郭港溪仕郭允蹈乃資中士人非仕蜀者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
既為蜀鑑一編使凡仕蜀者
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
以為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
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
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
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

也武侯曰善

通鑑周紀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常熟翁同書買得此本於京師市上其價白

金一流是書為汲古主人舊藏本後之人宜珍秘之
張金吾收日精廬藏書志錄古郭別跋內云郭湛溪仕
蜀按湛溪當為李父子之字郭光昭乃資中士人非任蜀者
此本湛溪上世一格不作郭字如舊例之善矣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
既為蜀鑑一編使凡任蜀者
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
以為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
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
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
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

蓋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
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
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
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
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易簡
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
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
有不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
者國必昌不能以仁義治其
國者國必亡是道也推之以
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
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擊
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
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
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
之仁義真知言哉

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跋
昔蕭何入秦丞相府獨收秦
圖書備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強弱處乃用以相漢益信

周官訓方刑方等官之設其
意為有在矣余向師江陵
湛溪仕蜀而出遂為江陵寓
公每語余以蜀事而不知其
者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洵
洵余自邇列出鎮長沙名為
託裏而其子涉出示此書於

是湛溪即世亦幾十年矣嗟
乎楊雄既沒而法言乃行今
蜀事如許此書之出豈不足
為經理恢拓者之助乎

淳祐五年八月

日古郢

別跋



